

崑山新陽合志卷第三十六

藝文下

書下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明歸有光

有光再拜謹致書於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

崑山新陽合志

卷第三十六

藝文

一

官布若干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一二保三保低湮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概縣七八等保高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遂貽

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及三斗者桑
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爲三
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
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旣湮支流
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
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纜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
界者無一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旣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
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
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民
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
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二

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
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
獨不思上供之曰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
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
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卽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
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和交敝有布之地不
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
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
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
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廢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
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

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浦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闕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溝漑十一十三保之田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取爲之志况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

侯之宇下得升斗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灾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裡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贖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也惟明侯留意焉

寄王太守書

歸有光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勿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四

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郊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行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

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竝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旣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旣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卽如宋郊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菱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菱蘆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

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職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
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
鱉爲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
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
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
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
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
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
出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
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卽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
還舡附此不宣

奉熊分司水利書

歸有光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窬水
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
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
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
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
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
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
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
此者邾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畝澮距川瀦防溝遂列

滄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
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
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
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邾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
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邾
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
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鏐本毘陵人故多
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
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
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
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

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
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
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
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
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
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
江旣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
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
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
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
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寔

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汎稍息開䟽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二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灾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崑山新陽合志

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蹠口入海放今年渟滯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衆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與高水丞書

朱集璜

水利一事旣左右職掌但中間端委不可不悉邑有吳淞江自震澤西來委輸諸山之水自崑歷青浦華亭入海此一大幹河也初河身濶一日可兩渡後並澱淤成土田今歲大旱中間帶水容五石便費推挽此尤僅事也蓄無可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九

蓄洩無可洩邑歷受荒首坐此然屢經奏聞終成廢閣蓋爲公費浩繁非二十萬不能辦故人人能言人人不可爲也治幹河者利百年治支河者功數歲今姑置百年言數歲則治支亦有說敝邑西北多深窪嘗苦水東南高亢恆苦旱水年窪田輒成大漫然有菱蘆魚鱉之利民資以活旱歲高田彌望赤土土愈瘠民愈窮今十三區之痛毒蓋坐此西北防水不過勤築田圍東南支河須時挑濬不濬則無以蓄水田大敗故一邑水利倚重東南計江以東有車塘喬浦夏駕大小瓦浦木瓜鷄鴨塘西則有橫塘周巷珠浦張浦安橋文浦石浦道褐浦總東南也諸條雖有河形多成平陸其間或有涓流卽間令開挑而從前水吏止

自飽常例其後又苛索窮民工用徒耗無益民生甚至割
兩涯之土反實中虛取土色之新更乃大壅不獲利乃更
得害今若銳意開挑去弊興利則蓄洩有時不至盡仰天
工縱吳淞不卽開積困宜少起今或就諸疏並急中擇其
勢尤急利尤大者則莫若開濬車塘喬浦橫塘三港三港
不濬則近港土田皆不溉又三港爲南北捷徑凡走雲間
一郡及邑東南諸區者輕舟道此縮地嘗得數十里近苦
河流塞一應公私舩隻盡從江行窮日力不達又江中處
處多賊不分早晚肆劫罔忌兼粟甚貴民間運租及漕粟
入城者旣涉行道多憂劫掠若三港通流遂無此患急用
疏之爲至務也車塘喬浦名則二其流則一延袤可十二

三里邑之果珍李柰夜光珠稱等區所必經也今若開挑
當計河身爲丈若干深挑爲尺若干先就近港兩傍得業
人戶按資水利多寡應出工若干有力者出力無力者對
工給費若業戶未足濟工則於葦葭安亭諸處道里必經
者設法鼓勵使中上戶酌議任工若干蓋是港之開盡人
歡欣宜可衆助有成也橫塘亦十二里時濬時湮潮近故
淤積亦易也形家云係邑巽水尤不宜令竭此則邑之露
結爲霜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劍號巨闕及以上果珍等區
其入之路也其津貼宜資前露結諸區緣果珍等區先有
車塘二港也須酌量有法訪求公正不欺之人經紀其事
使人不知勞而功深可久此事成便可次及前此諸河資

溉利涉所濟甚大又魚籩阻絕水利害甚烈籩能織水使
不流且其下植簾欲使固必使墳土高尺日積沙水不刷
沙雖求不淤其勢不得抑又甚焉水不動駛因生積草積
草不除河流變土今數里之中嘗有幾籩一籩阻水嘗得
幾寸易盈易涸患莫大矣前台臺念此竟拔之甚善茲聞
所在多再植者務在必去亦水利要端也

與史館諸君書

本朝 顧炎武

視草北門紬書東觀一代之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
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
訓子及家世名諱竝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
御史王公一鶚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十一

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
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
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
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間關戎馬越大祥之
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
旌門之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
識一膺筆削之任其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
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
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數語存之簡
編則沒世之榮施卽千載之風教矣

與公肅揚書

顧炎武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爲苦憲檄一到卽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

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竝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藁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

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

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爲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竝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的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與徐道積書

朱用純

昨重擾謝謝收米規模諸公酌議已定甚善甚善其管催裝載一項弟所以不無過慮者地有遠近家有饒乏用心有厚薄種種不齊故難概視勉之近者令各戶自送到倉

此不必言地雖遠而管催人舟易便善念有餘者亦自收
貯彙送第恐道里既遠資力復誦其念又未必孜孜慕義
者正不可不爲之計耳以弟觀之管催最爲勞苦最宜優
恤稽報各農一勞也放則散給領票收則散給催單一勞
也統率窮農領米三勞也至於督促還米尤爲煩瘁各戶
零星四散又皆極窮極苦之人領米則歡欣恐後還米則
逡巡不前卽曰遲則利重然當有米在手視三分利亦不
甚惜及夫米各散去塞默坐視本米亦闕此時爲之催者
不亦難乎管催之於本倉初非有情分聯屬旣勞其力以
奔走又費其財以輸送又責成在彼不容少有虧欠彼圍
各有職業亦何樂而爲此強者必需索於窮農弱者必畏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十三

倦而謝事則於本倉其有益焉否也在今日第一要領最
宜提清此舉是爲尊府行善非爲尊府計利則當爲此舉
圖久遠長策不當苟徇目前小便凡事不可無法立法又
貴能守寧周密無疎漏寧固執無通融諒吾兄自有鑒裁
而將來任事諸兄必見及此無庸弟之贅辭也弟於邑中
善事類不與聞加以年力衰頽意計迂拙過承下訪謬發
芻蕘目今已喜大事將成自後惟與諸鄉農歌頌明德此
外不能復效萬一之思矣并布幸垂諒悉不宣

與友論社倉書

徐乾學

頻年闕隔聞問缺如瞻仰之懷積於陵阜知先生操行彌
篤爲善若不及旣以飭躬兼用澤物可勝委服可勝仰羨

社倉一事自少時奉先人之誨卽誓心力舉懷此三十年而未訓蓋寤寐耿耿久矣今愚兄弟輒各捐米千石稍爲鄉邑凶荒之備而身羈輦轂聞不能追從諸賢後塵講明條約頂者兒曹南還特令奉教左右要之此事雖輸財極不易猶可其勉惟規畫經久推行無弊此爲最難所望先生與同志諸先生悉心區理俾得盡善苟有利賴及於鄉里則皆諸賢德惠所貽非愚兄弟之所敢有也竊見所刊條例至爲精密但恐一聞當事仰借護持將來遂成官物借撥那移無乎不可其勢轉不能歷久所以區區之鄙懷欲仰煩良友經營不敢別倚當官彈壓卽邑間自有公舉不妨並行非敢專爲善之名而昧與人同之義也此米一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十四

出卽爲大共之物小件不過使之記出納耳諸所未盡幸詳語兒曹俾之遵奉麾指百惟垂意弗罄願言

與趙玉峰中丞論清田書

王喆生

謹啟敝邑清田事兩番面陳荷蒙茹納茲有蕘言略具顛末特奉典籤此事關敝邑非細幸遇大賢撫治仰望釐正眞同拯溺治弟繫念桑梓苟得進言左右不敢不盡且念老祖臺先生當代醇儒夙以道德經濟自命邁此盤錯益徵利器每讀先儒傳志不論歷官大小凡遇地方興革必盡心力不避怨嫌此非先儒好名喜事蓋以天下爲己任道固如此今日惟老祖臺先生可以語此治弟敢効拳拳伏祈採擇蘇府屬八州縣惟崑山田地最窪糧額最繁通

縣田地共一百一十七萬餘畝糧額原科共六十七則向無魚鱗信冊每歲推收不帶圩號姦胥豪蠹飛灑詭寄以致隱占者享不糧之產賠累者輸無產之糧積弊百年莫可紀極自康熙十一年冬慕公祖在江藩時檄行清丈舊任董令素稱仁柔號令不一竟未實行所造丈冊多仍原田捏算十五年開局領田草草塞責名爲約徵比簿迄今承用之時隱占賠累之處雖稍稍清出而步口未經丈勘糧則未經核定舛錯混亂所在多有於是更議覆丈舊任曾令於解任之後仍畱清田而原呈吳鑑實爲曾令所委信吳鑑者向爲里書陰狡有膽力初卽劄公加籬額出圩換則之議至此其議遂行諸承銷排戶翕然宗之不於田

頭料理覆丈惟按冊籍日事改竄承銷自有田在圩內者步口之減縮不待言次及其所親與所畏者總之田有關額悉歸之公加而漏步不已至於漏號矣輕則之自占不待言次以之取鬻且以之餽遺總之任意移換不必有所依據而出圩不已甚至於出畝出區矣其履畝也業戶不得與聞其造報也官府不行抽丈弊端叢起未可枚舉至十九年冊成報憲將行撒圩勒令各業戶收田而衆論譁然莫不憤恨慕公祖亦廉得其狀遂不果行余公祖下車時卽畱心此案再四體察故前署篆朱丞受指羣姦曾借編審之令開局推收嗣又爲舊號新編之冊欲見施行皆奉嚴駁終不克行余公祖曾委糧廳石同知面訊吳鑑具

文詳覆有云額本非良法公加豈日均平曾令十九年
之冊洵不可以撒圩垂後明矣一時傳誦稱爲神明具在
憲案湯公祖蒞任後姦排具呈求照冊撒圩者有人如老
儒呼子谷等具呈請求覆核者亦有人湯公祖洞悉從前
弊冊萬難遵行又灼見此事所關甚大呼生雖能指陳弊
端然輕率執拗難以勝任故臨行告諭有崑山田糧未清
之語今者幸遇大賢撫治江表東南千里利無不興害無
不革崑邑銷圩一事行將立見澄清三月以來疊奉憲檄
周訪輿情確求至當具見憲慮周詳爲吾民計深遠治弟
誼關桑梓敢不瀝陳顛末詳書情事以備採覽大要崑山
田多賦重旣無魚鱗底冊推收任意姦弊成藪清丈不可
不行自開局領田而後通縣錢糧本色折色至三十餘萬
之多皆用約徵垂十餘年無則壞定規清丈益不可不行
乃十五年比簿倉卒團造舛繆百出旣不可行而十九年
丈冊攢造姦弊愈工愈巧又萬不可行目前救弊之策不
得不議又不敢輕議其不得不議者事關通邑之大弊積
十年之久因循在一時怨毒在數世享其利者里胥衙蠹
豪強姦猾受其病者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而又不肯輕議
者語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事非
得賢明憲臺銳意更始主持振作立法勸懲則不能行非
行賢邑宰倡率董理令行禁止而且有鄉之人士至明至
公才守兼優者贊襄分任亦不能行卽得其人矣上之人

不能重其事權寬其文法或掣其肘或撓其成亦不能行若既擇其人應籌其費十年來耗散金錢多以萬計倘舉事之初卽行科歛民將却顧苟非多方設法權宜那撮俟成事後從容議補則又不能行數者舉而後詳立教條嚴行懲創清步口定糧額正已亂之經界垂永久之則壤清丈之法又未嘗不可行也

再與趙玉峯中丞辭任清田書

王喆生

日者親承大教深佩老祖臺軫念敝邑土田主持釐剔治弟輩惟代合邑窮黎額手稱頌仰體憲仁敢不悉心區畫以圖成效半月以來卒瘝拮据寢食俱廢任事之艱諒蒙老祖臺垂鑒縣詳條例原合通邑紳衿耆里詳考舊制斟酌時宜以憲限甚迫農忙在卽一面申詳上臺一面定期開丈輿情鼓動頗見踴躍昨捧憲檄具見老祖臺軫恤民瘼講求詳慎屬縣官吏敢不遵行但其中亦有與目前事勢多所商確者伏念老祖臺虛公明達爲地方建樹不朽將使敝邑叢茲積弊一旦蠲除以垂數百年則壤定規真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七

崑民之幸千載一時倘舉事之初或機宜未協條教未安以致事終不成成或不善虛負上憲釐剔之盛心治弟輩與有深責故敢再陳顛末瀝叙下情以希鑒察細繹憲指大要以立法簡使不許擾民爲主仰見老祖臺視民如傷之隱居敬行簡之道非大聖賢存心制事豈能如此但丈量之舉合一邑土田而尺寸釐正之勢不能纖毫無擾於

民且一勞永逸民所甘心其駕言煩苦者皆姦豪享隱占
之利冀事不成以遂其私耳夫崑邑之丈量與他邑異他
邑向有魚鱗底冊田額科糧舊籍可按不過少有伸縮略
加增除便得釐正而崑邑則明時故冊沒於兵火

本朝康熙初年曾造丈冊旋爲姦胥隱匿官署無存近正
欲搜檢原額書吏互相推諉云盡入姦書吳鑑之手謀去
其籍以冀遂行私弊縣中正在查詢至於十五年丈冊謬
誤殘闕十九年丈冊巧弊叢集其區畝圩總額都不符任
意扭合舛錯萬狀真令覽者氣塞此番徹底澄清若非立
法周詳委曲必仍致朦朧捏造依樣搪塞與前兩番谿徑
終無異也憲臺意在省事恤民則寧且寢止其局俟民力

稍裕再圖舉行若念崑邑財賦之地不可無魚鱗清冊欲
刷除積弊編造成書則必不可純趨捷徑以啓草率貿亂
之弊貽害他年憲諭業戶面丈誠爲良法但業戶之田散
於各區必無分身之術若挨區召集雖累年不能竣事而
佃戶悉係鄉農書筭皆所不諳責其註明圖形等項萬不
可任倘里排畝正丈報不公佃戶豈能舉發從前兩番施
丈佃戶曷嘗不從弊端昭著已有成驗業戶親供嘉善已
行之法事皆師古非由臆造若云繳單追取之煩此或慮
豪強姦猾借行阻撓苟得憲示嚴切孰敢不遵且立限填
繳過期竟行入冊不準申訴仍屬便易至於懸示圩圖填
註極荒次荒等印皆爲定則張本並非有求蠲告減之意

崑邑之宜行清丈固因步口舛錯漏丈漏號等弊尤爲糧
則混亂輕重失均旣無魚鱗舊冊原料多不可紀自康熙
十五年後姦胥蠹排任意洒派或以肥產而冒輕糧因致
瘠田而歸重則如成區曠巖等圩起租俱一石五斗而完
糧止三升五升通邑之人皆知不平如斯之類未可枚舉
倘云不便改則則富者坐擁膏腴貧者日苦賠累清田之
義何居若崑邑版荒田地題請蠲免六萬餘畝當日報荒
之數必盈百連坵方容造冊少者概不準報因而眞荒漏
報者固多熟田冒荒者亦不少今試案版荒底冊挨號清
查則肥美之產纍纍其中聞近日奉憲清丈情虛慮罪申
報開墾者多有此輩皆不願是局之果行首先阻撓煽惑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九

羣情不可不察也至於治弟輩不厭煩瑣屢次陳瀆者一
則繫念桑梓目擊其經界不正貽患無窮不敢爲秦越之
祝一則以老祖臺經國鉅才撫治江表不乘此時亟請救
正則釐剔無時將貽後悔故敢忘嫌陳請兩月以來叠承
濫諭規勸交至是以感激忘勞不辭艱瘁固知才力淺薄
無足仰助高深萬一然素曾讀書自勵幸得奉教大賢之
前苟竭愚誠少效尺寸庶可不負委托區區之衷諒不必
矢盟皦日始見信於君子也特以敝邑人情險惡動多誹
謗此舉尤犯姦豪深忌保無萋菲治弟輩引瓜李之嫌已
致謝縣令不敢効力老祖臺果欲遂成此舉只須責成縣
令若以履畝清丈當在農隙今三春過半東作方興或且

暫停從容酌妥慮善而動亦無不可惟高明裁處之憑楮不勝惶悚

附中丞荅書讀來教字字淋漓周詳盡善正人君子舉事豈與恒流者比任勞任怨又何恤乎浮言昨膚見偶爾過慮後閱再詳稱係會集紳士里民酌議輿情允洽云云卽爲批行矣總之兩老先生思爲桑梓垂不朽之規弟擬爲地方甦無窮之困彼此皆從公起見天地鬼神鑒之崑邑百萬生靈有公道存良心者知之遠近之人凡有見聞者諒之百世之後瞻仰此舉者感之服之何有於目前懷私挾姦之輩乎訪實自爲重懲幸勿引嫌搗謙遜謝尙冀兩先生力爲主持襄此美舉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也時乎時乎難得易失當此春明日麗之候民物熙熙之景勇往一奮立見有成效者也弟將延佇而觀其盛焉惟鑒而任之臨穎虔切

與田子綸中丞論清田書

王喆生

前承垂詢敝邑清田事深佩老祖臺仁心愷摯留意地方治弟等借闔邑蒼黎額手稱頌但此事於敝邑有萬萬不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三

能中止之勢治弟於此事有萬萬不能再任之局敢因明問略陳梗概敝邑初舉是事在康熙十一年至十五年土官吳鑑主撒圩領田另造約徵比簿草率朦混十餘年來皆用之曾令留任清田漫無條紀聽各承銷漏號漏丈移重移輕弊冊成於十九年而衆論譁然廢閣不行說者謂崑山財賦之區錢糧三十餘萬豈可使田額糧科一無憑準向時魚鱗信冊沒於兵火區區總撒絕不相符豪強隱占良善累賠弊皆由此十五年約徵計出權宜行之十餘年而不改豈可爲訓十九年之冊積弊如山富室行賄營求豪家徇情囑託致田額多寡任意糧科輕重失均雖格么論未遽施行而姦猾深思密筭乘間伺隙以冀遂行者

匪朝伊夕令非另造清冊至公至當垂諸永久則十五年之約徵不得廢而十九年之弊冊恐難保其不行此今日清丈之舉勢不容緩苟身在桑梓目擊情事何敢假與民休息之論倡何必改作之說以圖苟安而釀隱禍此所以有萬萬不能中止之勢也康熙二十年後歷任憲臺皆知此事之不能已以在任日淺未果舉行去冬趙公祖始發檄講求縣令轉達憲指欲治弟等贊襄區畫治弟等自量才菲德薄豈能勝任堅於奉辭而趙公祖遺書相強責之以大義感之以仁心指天地鬼神以相証誓而勉之以乘時勵志勤勤懇懇用是忘其愚陋不敢辭難避怨黽勉從事三春以後殫智竭神輟食忘寢賴邑令虛懷延訪諸紳

士協力襄助奉行未久麤有成緒衆論翕然獨不利於里中姦猾之輩遂造浮言以圖僨事匿名粘謗甚而詬詈至於再三治弟等固知人情惡薄萋菲百出預擬事之難成而停丈之檄果下三月之功廢於一旦輿情惶沮莫可如何夫刻印銷印皆秉憲裁與治弟等何與而一二小人揚揚得計轉笑書生何所能爲治弟等雖同心無愧而亦深悔輕率鹵莽後必不能更爲馮婦貽笑善士此所以有萬萬不能再任之局也今遇老祖臺經綸巨手撫治江表其必能興除利害爲地方建樹不朽仰望喁喁眞同拯溺伏願銳意更始誠心擘畫疏其事上之於朝爲民請命簡屬吏之廉而有才者委任之察地方之阻撓公事者寘之

重法則事無不成成無不善治弟等雖不能效一得之愚亦當懽忻謳頌於樂成之日矣過承下問不厭絮瀆惟鑒茹是幸

與張孝先中丞論漕政

王喆生

昨奉賀新禧以聞事近未敢請見有不得不言者崑山漕務今歲始行官收官兌久蒙憲慮周詳嚴檄整頓目下已征米貯厰完足而衛弁仍踵故智抗不受兌昨監兌李倅來臨水次絕不催趨交受惟言米色不堪嚴諭官吏加增水脚以爲肥軍之計切崑邑向不奉旨官兌以致梟軍肆橫民患日深今幸得遵依功令小民無不仰頌憲仁輸米之日聽官盡法篩搨粒粒如珠較他邑米色實高數倍又

預交水脚錢二十三文給串歸農民得安枕矣乃今忽聞異論更籌加派萬民惶駭不得不呼籲求援目前糧道一官暨時懸宕彈壓無人而監兌又助軍爲虐孱孱縣令勢不相敵此方赤子有聽其魚肉而已非仗大公祖仁心義質誰能庇之必祈於憲駕赴省之前綢繆萬當若得在二營參佐中簡一幹員命之捧檄監兌則可以懾服羣弁而漕事立辦矣固不應以一縣之事煩瀆憲心然在各屬中惟崑山漕務獨當更始之會一歲之興除利害關乎永永不可以他屬例也弟謚關桑梓故忘嫌冒請且向承信愛委以周諮見聞所及不敢不告肅漕政爲吏治之大澄清一邑以表示各屬尤今日之急務也憑啓不勝激切待命

之至

與李邑侯論法斛

王喆生

昨承傳示府檄暨詳司看語細細繹問甚未達崑邑情事
崑邑以千字文編造區畧始於天地元黃終於鱗潛羽翔
共七十二區凡言天翔等區者皆通縣之稱乃云不過一
隅之地是誤認爲天翔兩區之事而忘却等字爲通縣之
事矣因此有隨地制宜各從其便之說夫郡縣之事亦有
應隨地制宜各從其便者惟此斗斛法馬必當畫一始可
通行永久而無弊虞書不云乎同律度量衡同之云者畫
一之謂也論語不又云乎謹權量謹之云者卽同之謂也
若云隨地制宜各從其便則是可廣可狹可大可小萬無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三

畫一公平之理是爲奸胥猾蠹開一作弊法門所謂各從
其便者便於奸猾而非便於民也習俗偷薄人情刁惡大
都强者凌弱黠者罔愚富者欺貧全賴爲人上者立法之
初整齊畫一以爲之式猶恐日久弊生法漸廢弛乃先爲
游移不定之說倡於其上將使强者黠者富者終日得志
而弱者愚者貧者受困不伸又何樂乎有上之人而父母
稱之神明頌之也乎至云民間貿易必因輕重大小而殊
其價夫物價固有因輕重大小而殊卽孟夫子以此闢詐
行之說者但今米價之貴賤絕不因輕重大小而殊鄉城
之米價畫一也而斗斛法馬未嘗畫一且無論於鄉卽一
城之中東西南北數里而止米價無有不同而斗斛法馬

之在牙行者東不同於西南不同於北也此其不同之故殊於價耶往年魏父母釐正之日意主畫一以杜奸弊又恐拘於部頒則無以招徠四方之賈米壅不行仍爲民病故以通商者便民酌少廓之爾時商民允服主客稱便詳憲定制印烙遵行夫通達下情以劑量時宜真賢有司之事也故崑之人至今頌之特三十年來蒞斯土者不能盡心釐剔卽間有申飭皆以具文視之以致牙行之奸者日就剗削則斗斛漸大日就磨鑠則法馬漸輕其意不過欲刻剝本縣之所有以媚奉四方之客富家大戶受其侵欺者尙少至於編戶小民所得不過三十二石徒以完官求市而奸牙乘其急乏百方抑撻之斛有大至六斗者粒

米狼戾如泥沙然小民之飲恨吞聲非一日矣故郁桓等具呈於先盛昌等申控於後皆爲公事起見亦不過懇照前制覆較畫一並非創議更張也至云守候較烙廢時失業目前情事誠或有之然愚以爲此官累事非事累民也今舊斛旣盡數弔齊新斛又遵造繳縣所需者特官府之較烙耳若老父母誠肯辦此善舉撥半日之功便可了事較烙之後令諸牙行各自領歸人情無不懽服安得有匍匐守候廢時失業之苦乎今開發票仰役喚諸牙行給領木斛謂不需較烙夫旣不奉較烙卽爲私斛難以奉行誰肯領去目今新穀登場完官者專需買賣若舊斛業已廢燬新斛又未頒行將使交易之道絕而明府一月三限之

征輸不知從何而辦此困民之道也且府檄中現有出示
曉諭畫一較準出入公平永行勿替十六字按其前文似
相矛盾然從來憲檄之體其本旨多在結束數語下屬所
當遵奉今若置此十六字而徒照管閒文恐亦非體夫既
須出入公平則萬不得不較意在永行勿替則萬不得不
烙一較一烙而事已畢矣至易至簡何憚而不爲之通按
府詳畫一較準其本旨也各從其便其閒文也彼不過誤
認爲天翔一區之事若以爲窮鄉僻壤也者故云仿照城
市畫一較準若知今日所講正在城市則宜較準又不待
言矣愚故云畫一較準其本旨也在老父母善會之耳弟
至愚且直嘗以爲地方公事宜興宜革者甚多其主持釐
崑山新陽台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正固官長之事而開陳獻納則縉紳之責也故於向日之
賢父母皆不能無言而聽者亦各諒其無他容而受之今
自老父母蒞任以後虛懷下問更甚於前弟是以願効一
得之見而茲者傳示府檄捧誦之下浩乎有感遂不覺其
暢言之忘其戇也臨書惶恐

與賈觀察論漕政

王喆生

日者伏聞老公祖按行郡縣巡視河渠仰體睿懷宣力民
事行知大有建樹興利東南治弟輩不勝頌禱乃若漕務
尤軫憲慮屢頒明示告諭周詳具知釐剔盛心合屬欽奉
詎有悍弁不遵條約肆行侵尅以亂漕規見聞駭異不得
不合詞籲請仰祈禁飭崑邑漕事於蘇屬中昔稱最善以

官吏絕不經手故無染指之弊而自糧戶保舉收役以司
出入人微力懦因之不能彈壓旗丁任其需索加派漸增
遂有日弊之勢向遵功令於五米十銀之外無有耗贈止
臨兌給水脚錢每石二十三文斛面平攤亦無淋尖高浮
嗣乃遞加今每石索錢五六十文尙未滿慾又議十斛三
尖高浮及寸通計概縣漕糧除發賑外受兌者十餘萬石
水脚之費不下數千金而浮斛羨米又復相等當此荒歲
剝肉以辦正供猶慮不給奚堪額外苛征勢難依奉迺梟
丁鴟伍布滿倉場肆其咆哮橫行無忌孱孱者何以當之
其藉口祇在米色而糧戶所輸雖當荒歲非經篩颺不敢
入廩並無可議况紅白兼收現奉 俞旨固宜稍示通融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者也衛幫受兌者江淮最多亦江淮最劣此等盤踞日久
猖狂莫禦近年屢有調幫之控未奉憲裁與民實不相安
今茲又率先播虐聲言不許受兌各幫歛手以俟際此春
陽米氣漸蒸益得藉口恣其苛勦以此民情惶懼勢同焚
溺伏乞老公祖嚴檄禁止於二十三文之外不許更加釐
毫仍前平攤永革踢斛淋尖之弊省此加耗惠我災黎則
肅漕規卽以行荒政也老公祖當督理漕政之初卽能徹
底澄清永爲定則歲歲行之無敢變易則敝邑之尸而祝
者豈獨今日哉治弟輩義重桑梓且念漕事所關者大故
敢瀆陳伏惟鑒茹憑楮悚切之至

與邑令論征糧

王喆生

本年地丁錢糧將現在未完分作十限均徵奉有明示最爲良便但每月三限愚民有失體會誤認明府意旨勒令十月全完未免却顧昨奉教聞知是每月一限十日一比此爲中正之道可使奉行無害續奉曉諭通邑人無不額手稱慶者蓋因崑山田繁賦重歲歉民貧舊逋旣多新征又急夏無薶麥秋無花豆全產稻穀必待十月登場七八月之間正是清黃不接一應征輸皆須典貸以應若欲并分重歛人皆惶懼失措茲聞明府下車之始卽能體恤民情寬養物力預卜將來定能獲上安下仁惠正自無涯安得不比戶頌禱歡聲洋溢也物宜土俗彼此各別蘇松錢糧普天之下號稱繁重以崑山一縣額征之數抵河南全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七

省尙是有餘故他省錢糧有歲內全完者蘇松則希有之事功令亦於來年五月奏銷奏銷以前能十分完足者縣令不論俸滿卽升崑山自本朝以來令凡數十易未有升者大率爲錢糧累因而仕宦之子望崑山爲畏途有旣選而不肯來者據愚見以爲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地方雖繁重貽累官長然設有精計之子通達之吏於初任時卽勵精振刷虛懷延訪立法使可永久至誠爲能動衆寬以予良民而嚴以束頑戶則可以保崑山之錢糧必能於奏銷前十分完足安見其必無卽升之縣令乎卽如三十七年錢糧於今通縣徵收有十分之二今每月一分自七月至十一日可完七分

來歲一月至五月便可十分矣向來官長病在貪多每於立法之始必并分立限不知民力有窮民情又善變度不能如限完足終難免於扑責將并其應完之數亦且不完倩人受杖以苟塞責限復一限欠愈多而愈不能完舍受杖更無他著矣杖費通一歲而計踰於正數之半然實徒損於民無益於官原其始皆良戶也有迫之使頑者惟官長之貪多并分以致此不可不鑒也今惟定每月一限之法於一限中又分三小限十日一比如每戶管征五十兩以上除前完若干現欠四十兩以上每限應完四兩外又分三小限每十日應完一兩幾錢爲數不甚多自無不竭暨應命者倘有頑戶不肯遵法加之以杖不得議官長之

非矣

寬以立限嚴以行法此際不得以姑息之說進

征糧之法如課小兒然一日

有一日之課一時有一時之課每日而核之每時而督之

則課易完而子不倦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是積少成多之

道與貪多者效迥殊也又向來官長每侮良而縱頑良戶

既遵法矣必重困之偶不如限必以法懲之頑戶十不完

一無如之何也不深究其戶田之多寡荒熟

此中三昧久任後自得之

今未敢直陳也

一縱之而已於是民間有打完不打欠之譁所以

驅民之良而盡爲頑也又錢糧之完利於官不利於吏每

見精明官府立法至當則縣總無權比簿收入內衙簪數

皆委櫃書排戶雖有錢縣總不能得也又不濫行差票則

皂快不得索錢省酒飯舟楫之費皆爲正供憲頒紙皂從

前陽奉陰違只爲紙皂所摘應完之數多浮排戶不能如數完足必致人皂到門今惟遵一月一限十日一比之法每排戶應用連三紙皂一單分寫三小限應完銀數於上每月前發出各排戶領歸先比期二日照數完銀將紙皂連三單逐限裁繳同比照交付櫃書櫃書領比簿簪明完數昨見新立比簿止分十限於一限中又分三小限行幅宜寬排戶名下尚有細戶卽小限中完數亦非一票兩票可盡故不得用細卽將官串紙皂夾入比簿繳歸內衙以憑次日查對行也免比未繳者掛牌摘比午堂比起日暮而止恐在夜中官怠民煩多所未便不到者然後差拘則官可以省比較之煩民可以省守候之苦而一切差擾皆可蠲除民無有不稱便者矣

與趙邑侯論漕事

王喆生

日來衆論洶洶爲漕事欲行糧戶自攜此王章也亦憲令也明府自能遵之奉之何假於人言而彼蚩蚩者無能測量高深徒見前之任斯土者嗜利貪得以爲天下之爲官者類然於是先期越訴於上憲之前彼誠過也明府加以躁妄之罪其又何辭乃今期已屆矣收書將歷倉場辦事而尙未有明文以示申飭在一二有識者固深信明府之成竹在胸必不蹈襲前規會當有度外之舉而彼蚩蚩者又惡知之前旣冒躁妄之罪今有甚焉抑且恣其狂惑搖動人心若將以犯上爲可行者洶洶之勢殆不可止彼蓋以爲吾所持者王章也憲令也挾持甚正莫敢誰何而不知此王章憲令皆明府所能行一朝遵奉勢同反掌彼蚩

蚩者何力之有焉將見明示一頌歡聲萬口皆頌明府之
清廉而羣吠頓息雖有桀黠將安所施此消弭之善術轉
旋之妙用也蓋牧民貴乎能仁而慮事尙其有智彼善奔
者爭先著善戰者據上游今日之勢權不可下移令不可
後時所含忍不決者不過謂已然之利難於輕棄前人所
作過不由我不知利之所在卽害之所伏頻年狼戾轉關
正在此時而前人適遭其幸未經摘發承其後者苟能除
舊布新以垂令名則所得更多要亦未爲不幸也明府以
盛年高才膺百里之寄 當宁信其能上憲嘉其品前程
萬里此鼎甚可愛矣好官不過多得錢此市傭之見耳大
丈夫磊落自命亦爲此言邪以財發身仁者之事棄之則
崑山新陽台志

所言有當於情勢惟早自裁擇爲幸

議論述說

治水述

明俞允文

大理彭侯治崑山之三年考最居上天子徵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萬石是國家之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崑山蘇屬縣也竊爲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惟長興一歲失稔享利最饒其後連漕旱潦屬者大水數縣皆成巨浸千斛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三

之舟皆縱橫取路罕辨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畫田薄民貧國賦遂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哉蓋蘇州地旣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溢如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東入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惟松江洩水爲經後世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浦港又不可勝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東水不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而諸浦漸湮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洩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

外淤沙亦近易爲力若堰壩旣決浦港旣修苟非厚築圩岸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來則壞岸低田與水漫漶此築圩裏岸之法尤爲最要范公仲淹之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平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撈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修乎蘇公軾言浙西水旱乃人事不修之故正謂此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饑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田事輒以國用窘乏沮格不行是使地無可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奚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尙書夏公元吉奉檄開濬其功最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充嗣重加濬作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爲今之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選則人知競勸建功必多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侯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爲規焉

禦倭議

歸有光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

綠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國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國黠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與兵直搗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畫

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饑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

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水利論

歸有光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泥潮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

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歟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爲渠洽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於二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松江亦不過䟽導目前壅

滯如浚蟠龍白鶴滙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迹者宜與
卑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
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
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
太湖乾枯於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湖蓄衍溢害中國也
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
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
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吳地尙有
婁江東江與淞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
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
白蜆河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一水皆松江之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水利後論

歸有光

單鏐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鏐之所及今不鑄去隄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美

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郊氏云吳淞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郊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旣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

自新涇西南蒲漚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江
面廣十四丈夫以郊氏所見之浦尙有二十五丈而都水
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
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
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
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
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菱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本支不正
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
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
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
崑山新陽台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三

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
開一江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江流旣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漑田畝且江流浩
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尙有勦娘江分四五里
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迹或當自見且
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
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
所矣

三江圖叙說

歸有光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
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

洎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漣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實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泮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叙說

歸有光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崑山新陽台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三

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瀼由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蜺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

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於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減價糶米議

王志慶

米價騰踊當事蒿目好義者皆出所藏減價惠貧甚盛車也惜其法尙未盡善擁擠之間惟力是視老弱者不得前一也力雄者冒領多籌分俵不均二也擁擠愈甚分俵愈滯執工者悞程持貨者羈市三也聖擠之間殷貧莫辨且殷多捷足恒致爭先本意惠貧反以繼富囚也又或有老弱致傷錢籌失墜冀望鼓腹不虞啜泣其種種弊端殆難縷舉原其所由法不先立也今爲之說以圖里東戶因稽

戶定口如某巷屬某圖居民貧而應給米者若干戶戶若干口因立爲一冊令有米之家量其所糶多寡給票各戶沿巷稽核貧富較然旣無影冒不均且按戶散票持錢給米人有定志不必爭先而鬻擠之虞皆永杜矣然各圖肥瘠亦自不同僻遠貧多鬻市殷衆如圖中積米多而戶口少者以其里閑遠近定一界限通融酌量使得兼濟則城中萬戶全給矣此法旣立不惟惠均弊絕且更有多利一曰通上下之情蓋以本圖之米給本圖之人凡此待炊皆大家之前後左右烟火相望者也小民無知每以貧富不均瞞瞞疾視今行此實惠則感德之下休戚自通乾餱不愆百里協比平居敦睦緩急相蔽皆由此矣一曰寓保甲

之法今保甲之法未嘗不行止具文耳然小民奉令則互委逐利則爭赴今給米雖止貧戶而沿巷稽核殷貧總裁此冊一成不易凡戶口多寡及其中務本遊蕩皆可別核良善興行而奸究亦因之知戢矣一曰警游惰之習古云勤則不匱故小民之貧者類因偷窳然居恒每不自策而相形可以觀感彼見同里有不待給米之人則俯仰之間瞿然自厲將見比屋機杼競思生殖不至寒餒無聊未必非激勸之術也一曰增好義之情凡人之情委惠於溝壑則賢者亦阻形德於歌頌則中人皆勸向來以擁擠不均之故致令義士縮愆今升斗皆爲恩波所捐者約所濟者廣凡有懿德誰不益思奮乎衆弊旣絕多利復生何憚而

不爲此故某熟籌之平糶之法無如先以戶口成冊爲急而戶口成冊又當卽以本圖大家身自開報爲據也若復委之耆里參之胥吏則必多上下舉成法而壞之矣抑愚又有感焉萬歷戊申之災三吳俱成巨浸災傷甚酷然米價不過每石一兩此時比戶各有蓋藏閭井晏然並無平價均糶之說何至於今荒不若昔而價轉騰踊且十室九空未已也嗷嗷之民訛言如沸不逞之徒藐視三尺剽劫公行冀望風塵以思一騁者比比而是矣此則根本之憂非草莽之士所宜言也但舍此不圖馴致堅米卽區區升斗之惠拱揖而進之彼必不屑就是則司世道之責者所宜日不交睫食不下咽者也

此己卯秋日之筆與辰夏郡中饑民蜂起崑亦相煽松陵

禾上皆無安枕古人云不幸而吾言之中其是之謂歎目
今懲創緩靖正費講求失此不圖橫流何已掩卷爲之浩
歎慶
又記

贍鄉民議

與署侯
錢希聲

王志慶

賢侯加惠窮黎以城中各戶之米輪載鄉鎮平糶四野菜
色含鼓可期甚盛德也但斟酌清勢竊有疑焉自來平糶
不及鄉民豈獨遺惠蓋緣城居之民皆係逐末朝夕仰給
洗釜入市故當踴貴之時首宜優恤鄉人所病從古但言
穀賤傷農今雖蓋藏空匱勢亦難支然夏麥早禾終有所
恃情實相懸至言其勢則城居百姓比閭錯處朝夕稔知
所以耆里開報不虞隱冒不虞遺漏當發票之時大戶與
耆里沿門給散以示稽核故貧富多寡差爲可據鄉村遼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望
遠或四五家一聚或三四家一聚甚至一家子處炊烟莫
通卽老於是鄉者尙不能周知悉數若但憑耆里開報何
從稽核且鄉間耆里與城中又有別城中貧戶與耆里有
等夷之勢脫有遺漏攘臂而起故防在隱冒鄉里耆里其
與小民不啻相臨勢必妄造鬼名專遺貧戶貧戶必不能
舍其常業入控大姓何況官府所以鄉里狡猾紛紛請乞
正其視平糶爲奇貨今但細察抱呈請乞之輩果皆素羹
鵠面旦夕不繼之貧戶乎抑積年出入衙門稱豪鄉里之
耆里也耆里果真爲窮民之并日三旬而匍匐公庭乎抑
假公濟私希圖自潤而匍匐公庭也非謂鄉里耆里皆屬
不肖但耆里之濫飽良善者決不於此事作倡今日作倡

請乞者皆不肖也漕糧之嚴峻白折之重大尙有侵公帑以飽婪壑况大戶之米名爲糶給小民者乎此猶鄉城平日之情勢若目前更有異焉蓋以囂風未靖禁城白晝攫金毀室公然恣行况於鄉村僻處今欲轉米到鄉近或三四十里遠或六七十里萑蒲之警在在可虞欲達所糶之地已屬艱難運米之時地方或尙以文貌護持糶後携錢入城必潛伏莽卽或一二偶脫然以萬餘石之米紛紛四出動經旬月其勢必不能始終寧貼况今運米出境法禁森嚴實是地方至計一開此端何從詰驗藉口平糶轉散四方城中虛危何以爲計此又事外隱憂不可不深慮者也愚竊有說於此可令賢侯之惠大浦小民之饑偏濟者

里無侵漁之窟大戶各有樂輸恐後之情則惟令以所派之米各有以贍其佃而已蓋鄉里萬口皆農也平日緩急尙思奔控田主今各大姓以奉法平糶力不暇及故抑情未申然各佃含怨饑饉七不無竊歎今若懸此令則公法不廢私情獲申傾倉到廩寧有所憚戶田萬畝者贍萬畝之佃千畝者贍千畝之佃則在出米之人不均而自均之勢也佃十畝者給十畝之米佃廿畝者給廿畝之米此又在得米之人不均而自均之勢也要知鄉間無不耕之民止贍佃爲救饑無漏之法故無煩稽核自無影冒侵漁不假轉輸自然四野徧給則施者甘心受者啣德視夫輦載鄉鎮聽命耆里授之蟻聚鳥散姓氏里居不相稔識之

人其情當相去萬萬也設曰佃戶爲田主所劫以名應公而仍不給糶且柰何是又不不然凡人畧知利害未有不卹其佃者佃殷則田良今以不知何人尙奉法給之况休戚相關者乎且衆實有口小民嗜利安能掩之設又曰佃田而外托居鄉鎮亦事工商情同城戶何以獨遺要此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而已試分別鎮市大小酌量口數令其開報卽將本鎮大戶及典舖所派之米照城分給差亦易易凡愚所陳非敢以游移之說議神明之令正欲使法良惠公事便情愜貧富自有相通永賴之情鄉城無吠犬擊柝之警耳蓋欲施德行惠必先使之盡其情而後其法可久故敢不揆塵露崇濬山海冀韜鐸爲懷者庶或採焉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三

崑山水利議

本朝 孫元凱

崑山壤地居吳郡之中西迎太湖之水東又扼於沿海岡身所謂形如釜底是也自吳淞壅淤則西南之水橫溢白茆阻塞則東北之水迸來僅婁江一綫紆紆徐徐引注入海而近已填塞於海沙則爲崑山計將如之何四境田疇惟東南壤接嘉定者高亢苦旱其南境之鄰長洲青浦者卽多卑窪至於北鄉皆障水成田水瀰瀰行堤外常高於田數尺暑雨一晝夜幾與江通每大浸時登玉峯一望茫然爲湖農家鷄栖水窟僅見屋角如螺耳范成大水利圍田說云今之岸塍去水無幾人單行猶側足坎坳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備糧種安所得

餘力及畚鍤婦子持木杵探污泥補綴空缺壘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岸實可憐矣霖雨時至便與江湖同波嗟乎此言其於崑邑低鄉不啻如圖繪也是宜於邊隣湖瀆處增築長堤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必於歲冬水涸潦乾時手足所及土皆可取歷春夏半年雖有盲風霍雨土已堅定較之臨時補綴客土杌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東南高旱之地惟在䟽濬港溝以引三江之水大開吳淞婁江以利入海之道使旱有所瀦潦有所瀉則高田常稔而下田亦鮮患矣

城內水道議

孫元凱

崑山固婁曲古邑聚也馬鞍一峯峯然峙於其北而至和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四

塘水從留暉門至賓曦橫貫於其中自至和塘引之北達於拱辰門者曰山塘涇自至和塘引之南環於縣治者曰市河俗稱玉帶河其東近賓曦引之南折而達於迎薰者曰東城河其西近留暉引之南折而達於麗澤者曰前後篩穀浜東城河尚有涓流而中灌於察院前者西北已淤前篩穀浜尙成通衢而東注於後浜及全相清風明月三橋者皆爲居民所填占構市廛於上近麗澤門內自舞雩橋達於陳老橋尊菜橋者尙通舟楫而尊菜已東達迎薰門者壅絕矣啟元橋以西可達於狀元橋而高平橋以東達於酒坊橋貫於寶月橋者壅絕矣張家橋以西可達於無不利橋而平橋以東達於茅家橋貫於北道堂橋者壅

絕矣譬如人身胸膈障絕則百脉不靈何以濬江湖之秀而通往來之利哉至于玉帶河淤塞而縣無行取之官邑鮮高陟之宦民無殷富邑被干戈其爲腹心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從來主篆者屢欲疏之而阻於豪門大姓市僧奸徒不能遂其事大可歎也若非大破情面上請憲檄按故道於版圖復河流於往昔拆其占造之基夷其霸築之址崑城水利日壞一日矣倘其假開濬之名肆苞苴之實占屋不卸占基不鑿虛應故事貽害無窮非生所樂聞也至於環城浚濠皆分引婁江之水其自西南至東直達玉虹橋者卽松江太倉州運道尤不可不時加疏濬也

築圍說

陳 瑚

善治水者必先治田善治田者必先治岸有一丈之岸則障一丈之水有一尺之岸則障一尺之水蓋低鄉之河容受衆流較田反高若非四圍築堤則蕩然巨浸不可復田故古人治低田之法大約岸高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河之水雖汎濫衍溢而堤岸尙高出於塘浦之外則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旣不容水則塘浦之水高於三江三江之水高於大海不煩決排而水自湍流此低田之賴圩岸甚於都邑之賴城郭也崑山之田居蘇郡之天下而二保之田又居崑山之下下三四年來歷遭水患稞粒不收則二保之中又蔚村爲最蓋其中有甚塲清盛郭存表等字一十八圩其田不下萬畝一遭水發則鹽鐵七浦

之水自東而來巴城陽城之水自西而來總以村田爲壑
訪之父老皆云歷數十年未見脩築堤岸實因田界州縣
二治圩段太廣勢如連鷄相與袖手坐視因循不治小民
一遭水澇工力難繼且蔡涇一帶佃田之家不以農務爲
急往往破損古岸逐取魚蝦之利至於大戶管租之人利
於田荒其間報災分數得上下其手因以自肥於是彼此
耽悞日復一日而村中之田遂成一積荒之勢矣嗟乎天
時雖有水旱田畝卽有高低而救弊補偏裁成輔相則存
乎其人第人之常情但見目前不規久遠每每惜小費而
悞大計愚嘗約畧其費爲田一畝當出粟三升爲田十畝
當出粟三斗百畝之產出粟三十石歲當入租百石是以三
石而易百石也千畝之產出粟三十石歲當入租千石是
以三十石而易千石也較之歷年賠糧之費有出無入相
去不萬萬乎蓋旱則開河水則築隄所謂因勢利導甚便
之舉也田主出財佃戶出力所謂同舟共濟不易之分也
當此之時大戶苦於賠糧小民迫於饑餓人情所欲不謀
同辭苟非及時舉行則岸終無修築之期村田永無成熟
之望不將使數百年來之沃壤竟爲滄池藪澤而已耶愚
於其中田無寸壤然目擊心傷竊同村中一二友人私行
勘丈畫爲圖式并條列事宜仰冀仁人君子之採擇焉蔚
村寓隱確菴陳瑚撰

一本村場字圩甚字圩上柏字圩下柏字圩小字圩南鱗字圩北鱗字圩東維離字圩西維離字圩大莊離字圩小莊離字圩郭存表字圩清盛字圩荒霜字圩歸字圩共十五圩東北一帶接連太倉州界防備字圩松菜字圩范先字圩共三圩通共十八圩周圍十五里內田若干畝業戶某人佃戶某人田甲某人畫爲圖式一樣造冊三本一呈縣一送本區大戶一留村

一圍岸分段須別難易自斜塘而南至瀾漕而西以及宋涇而北至西堰而止其田稍高其岸稍濶爲易段自橫涇而北至蔡涇而南以及宋涇而東亦至西堰而止岸已全沒田又低窪爲難段大約東南爲易西北爲難須酌量緩急分工派段庶爲均平

一每圩必有田甲太倉謂之圩長卽周官土均稻人之遺意凡田事責成田甲則易辦如治兵之有什伍長也其間或一人獨充或二人朋充村中十五圩共二十餘人大約田甲一人所管佃戶十家爲率當嚴其督課厚其體恤免本身工役田主仍照所種之田給米以示優異其有舊無田甲者僉報夫長一名代之

一田圩旣大工役旣衆非擇人統理則散而無紀須於村中公推一二公直勤慎者總管其事仍免田若干畝起工之日總管督催田甲田甲督催佃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庶幾有所統領而無渙散不一之弊

一本村田圩旣廣圍岸冊壞積數十年凡西自莫家區平庄田一帶其田數萬皆以本村爲藩蔽今一舉行不獨關係本區并爲鄰區永利其總管任勞任怨須不畏強禦實心幹事工成之日請縣給獎示勸

一照田起夫大約二十畝出夫一名十畝者二人朋充五畝者四人朋充其年老鰥寡免其工役

一先期幾日插標分段責令田甲播告各戶至期照段如式挑築田甲躬行倡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某日起工某日完工不許歸家午飯致悞公務有不依期不如式者輕則罰酒犒衆重則稟官枷責若田甲不行簡舉并究

一段之法易段三十步爲一號難段十五步爲一號其間舊岸不無高低廣狹須酌量工力難易分別均派每段號則定一樁上書第幾號某圩田甲某人以便稽察

一岸之高原以水爲準大約離水六尺其蔡涇一帶雖係難段然屬裡圩又非外塘可比則以離水五尺爲準須每段分插標記或先期築一樣墩爲式亦可

一蔡涇一帶田中尙有積水須先期着田甲催佃戶車戽極乾以便起工

一東南一角三圩係太倉州界一齊起夫興工仍公議果敢任事者一二人總管其任其縣界之人有種州田者則築州界之岸其州界之人有種縣田者則築縣界之

岸毋得彼此推諉

一築岸之期起工太早恐寒天冰凍不能堅牢太遲又恐春水漲發不及終事今擇於正月解凍之時起工約於二月完工

一取土脩岸所毀田畝本年量減租額卽着簞泥填浦次年仍照舊額債租

一岸須春杵堅實凡下脚不實則上身不堅務期十倍工夫堅築其底然後漸次累高加工一層又築一層每加一次須築一次此一勞永逸之計又蔡涇一帶難段難於一次完工須先築一次完後卽築南邊易段易段完後再加築難段一次庶爲堅牢

一古人云有田無岸與無田同岸不高厚與無岸同岸高厚而無子岸與不高厚同子岸者圍岸之輔也較圍岸又卑一二尺蓋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內又作此以固其防圍岸一名圩岸又名正岸子岸一名副岸又俗名塌畹今議得正岸面濶三尺脚濶六尺塌畹面脚俱濶三尺一齊脩築

一古者阡陌之世凡圩皆有圍凡田皆有岸卽通力合作八家而止近世大朋車之法牽連百家此後世權宜之術而非古人之制也故圍田無論大小中間必有稍高稍低之別若不分彼此各立戢岸則高低互相觀望圍岸雖築不能全熟法於圍內細加區分某高某低某稍

高某稍低某太高某太低隨其形勢截斷另築小岸以防之此家自爲守人自爲理之法

一本村壩堰必在春水將發之日稍爲遲緩村中水大每每壩亦無用最宜早備其小者皆係附近居民看管其大者如方家橋堰郭母渡堰大浜堰西堰宋涇堰則議村中人家田稍多者分任其應壩堰時大戶量給酒米椿笆庶使易辦以上二條尤善後事宜皆爲至急

蘇松財賦考圖說

周夢顏

伏惟堯舜之主在上寰宇咸進三呼之祝亦惟堯舜之主在上普天同沐一視之仁我

皇上厚德類天保民若赤蠲租之詔時頒賜復之書屢降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深恩若此敢復他求獨念我

皇上愛民之政業已事事舉行而

皇上愛民之心至今猶惓惓無已用是仰遵

聖意俯伏言情卽如蘇松兩郡沐

聖朝之愷澤者不爲不久宜無一夫之不獲然而百姓之瘡痍至今未起者非因 蠲代之施恩不厚實以前朝之

積困未除蓋小民生計不過恒產一途若田中之所餘無幾雖蒙屢蠲屢赦之恩難以支未蠲未赦之苦竊考蘇松之田僅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竟抵天下十三分之二苦樂不均瞭如指掌其始也因張士誠之竊據明太祖以租額爲官糧其繼也以萬歷後之加增有司

以耗贈而充正數甚至存備荒之米沿爲國賦給牛車之價混入條編此賦額所以漸重遂致民困日甚也然明祖所以加之罰者祇因其附寇以懲一時之頑民耳原非必欲罰及後世也若以本朝視蘇松同是筐篚壺漿之赤子乃未革洪武之弊隱然猶受三百年前附寇之罰此兩郡小民所以呼號迫切不覺待澤之深也蘇松賦額

國朝悉照萬歷初年是比之於宋約多十倍比之於元猶多七倍已踰舊額况考今賦役全書較之萬歷初年全書止據蘇州一府平米已多四十二萬餘石折銀已多五十萬餘兩揆厥所由祇因初年定賦時司農誤以前朝之

耗米作正米故耗外加耗而平米大增又以貴米之價算折銀故一倍兩倍而折色愈重也慨自有明加賦後兩郡之中拆屋變產者不知幾千億萬鬻女賣男者不知幾千億萬歲歲欲報全完報全完者曾有何歲官官欲免參罰免參罰者竟屬何官豈官至蘇松皆無智巧民生兩郡盡屬奸頑乎實以窮黎之膏血旣枯矧有司之智勇俱困朝夕之饗殮不繼則連年之血比徒然耳與其仍前明之弊使醫瘡剗肉於年年何如沛

聖代之恩俾刻骨銘心於世世乎江西袁瑞南昌三府明祖亦因陳友諒而加糧與蘇松之爲張士誠者同事同情乃袁瑞二府已豁免於順治十一年三月賦額悉如元朝

之舊則革除浮賦

本朝既有成例矣夫居江右者業已登諸衽席則在江左者自將予以生全今之議者或以相沿既久不便紛更然竊思今之相沿者正昔年

上諭所云不可踵行之弊政也非謂紛更也伏見我

皇上深仁厚澤亘古難逢每遇災荒則截漕賑濟一聞水旱則豁免地丁或通計各省以輪蠲或專就一方以加惠乃至恤刑肆赦無異解網泣罪之仁養老育嬰適符老安少懷之願普天既皆沐德蘇松寧不沾恩彼蒼既留之二百年以待

皇上羣黎安得不遙望三千里而拜禱 闕廷夢顏下邑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寒儒衰朽賤士久叨雨露之恩未獲涓埃之報因念蘇松之困莫大於浮賦我

朝曠代之仁亦莫大於豁免浮賦故敢以野老負暄之愛竊附責難陳善之私是以備考歷朝賦額并查近代加增摘其大要彙集成編冠以 恩綸用垂不朽倘能一日達之 九重何患恩膏不及萬姓至於錢糧細數各省互或增減每年微有異同草茅下士但能據成書以立言無由窺見政府之冊籍其有不符之處希統置諸原赦之條矣

漕米加增說

周夢顏

蘇郡八邑秋糧載於前朝會典者共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零內折色將半本色一半畧餘以崑山一縣言

之除白糧兵行局恤等米三萬三千石有零外漕米實九萬八千餘石而耗米已在其中順治初年竟以九萬八千餘石漕米爲到京之數另贈耗米正兌加四改兌加三悉編入會計催徵遂致漕米有十三萬六千餘石而蘇松兩府加至五六十萬餘石是時旗丁百般勒索民累不堪順治六年巡按秦世禎題定每漕米一百石加銀五兩米五石不許勒索永爲定例已奉 俞允無如運丁強抗不遵加派更甚順治十六年禮科朱紹鳳目擊民弱軍強餘費日多又題於五米五銀外再加五銀共成五米十銀之數舉行官收官兌之法蘇松各邑俱已奉行獨有崑邑五米十銀則另徵給軍今則編入會計自此漕米又加至十四萬三千石有奇矣夫以加三加四之耗米亦增五米十銀耗外加耗之五米亦必篩颺淋踢既有編入會計之輕賈蓆木水脚十銀等銀以及行糧坐糧屯田耗贈等米而又私派糧戶筩倉淋尖等米水脚議兌等銀每石又費三四升或五六分一錢不等種種弊端日甚一日矣

乞頒銅鑄糧斛說

周夢顏

斗斛之小莫小於宋元蓋宋代之官斗卽元朝之鄉斗也元末一鄉斗在明初不過三升明朝糧斛用生鐵鑄就藏之司庫每年收糧時發到各州縣令照式以造較準之後其斛仍繳司庫歲以爲常後之巧於作奸者遂用鹹醋等物浸於斛內令其厚生鐵繡然後以鋼鏟鏟之鐵斛畧大

三合五合積算便至盈千及萬豈知其後猶爲未足自順治十六年將鐵斛繳過後此斛永不復發由是糧戶但見憲頒之新斛不知司庫之原斛矣夫官長所定斛式誰敢議其大小於是漸漸增大每斛多至三升有餘而一石之米多至六七升外矣原鑄斛口不過七寸例用響攬今之斛口亦漸放大加以厚板至於尺外斛面可浮二三升每石又多四五升不等合之前數每石暗多至一斗外每一州縣隱然又增萬餘石之米而蘇松之困幾於無所底止倘得照古時鐵斛式而易之以銅每縣頒發一斛大小仍照舊額仍用七寸之口年年依此定式則巧吏不敢作奸糧戶得沾厚惠矣

蘇松田地虧額說

周夢顏

往時官民田之未均也官田之賦甚重民田之價甚高小民惟畏官田之賦重故於冊籍交代之際每將一畝二畝飛派於別家惟貧民田之價高故於買賣交易之時每將一分二分虛寫於券契積之久久冊籍之田地日多實在之田地如舊而蘇松兩郡遂有糧足田虧之患卽如崑山一縣田地佃蕩考之簿冊雖有一百十七餘萬之虛數然巨闕等區竟有將七分幾釐作一畝者實則通縣田產不過一百餘萬康熙十一年崑令董正位奉憲清丈知田數不足舊額乃縮小弓口以丈之造冊未半而止十六年各憲彙題舉崑山舊令曾榮科爲清丈知縣每弓又短二寸

七分五釐名爲縮縮弓尙虧額田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六畝零仍未竟局三十二年又奉

旨清丈上憲連委府佐履畝清查將縮縮弓又復縮短尙虧額田二萬五千餘畝無人代賠是時縣令不肯以賠累之苦情轉求撫臣入告而撫臣亦未嘗以虧額之章奏請爲百姓豁除但於每畝田上公加二釐一毫三絲八忽一加之後不惟虛額未除反於虛額之外更多三十五畝三分有零夫然後撫臣覆題以爲崑山清丈已訖不惟原額不虧反多丈增之田若干畝於是以虧作溢之冊遂達之大部而不可復易夫以崑山小邑自十一年清丈起至四十二年竣局此三十二年內無數承值官長多番丈糧造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冊費至數萬金外者不過欲免虛額之賠耳乃虛額未除反添虛額是誠何心崑邑如此他縣可以類推苟非恩綸大沛盡豁浮賦民困安能頓除哉

重修尊經閣述

顧易

靖江孝廉劉雨三先生以康熙辛丑來秉鐸崑山見黌舍尊經閣頽敝岌岌不可終日屢欲勸募修葺以物力維艱而止雍正癸丑仲春族叔桂雲主人情殷念祖有事學左興賢里始祖桂軒府君之墓甫畢工旋遵

今上詔旨捐金倡率建忠孝祠於學宮以永旌孝公丞嘗經始蓋四月朔也是日余挈二弟世敝入城往觀弟纔六齡慧甚叔初命之侍予座卽能辨四聲誦習古人詩予

因攜之晉謁劉師於育賢堂堂柱揭許渾官閒每喜江山
靜道在寧愁雨露偏句作聯弟一見朗誦劉師異之乃以
修尊經閣之事屬意於我叔領袖備舉靖江盛氏先世有
功學校厥後子孫採芹入泮歲歲而是往往掇拾巍科癸
酉解首名度者其裔也數日我弟有厚期焉余唯唯而退
日晡隨叔返棹舟次相語到館急篝燈檢邑志考閣所自
始不禁躍然以起告我叔曰是殆天畀我叔以重修之任
也叔問故余曰斯閣之建也蓋以有明弘治壬子邑令楊
柳塘先生先生名宦也與我祖桂軒府君往還交好曾以
宋文文山書忠孝二字贈我祖我祖製蘇武慢詞以謝之
先集可考也閣之建以壬子我祖之壽域成於癸丑迄今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癸丑已二百四十餘年矣我叔適有事於祖墓且有事於
忠孝之祠而劉師修閣之募適屬意於我叔詎非天之故
作之合若俟叔以改爲之者叔其勉爲之亟爲之且莫若
獨爲之此我之所望於我叔也是時相實兄亦在座共聞
斯語比叔再入城則偕相兄升閣量度矣又入城則鳩工
庀材矣任費任勞自五月一日迄月盡而巍然煥然頓改
舊觀叔嘗謂余曰是舉也實惟吾子一言之感余豈真有一
餘貲敢爲逾分事哉原本前人實觸我祖與柳塘先生一
段交誼也者我子之言爲能動我肝膈也余曰不然此皆
我叔念祖之思在在而寓抑亦劉師勸導之方積誠自應
不寧惟是實由二弟一聯朗誦之聰俊致破我叔二百數

十金之鈔也相與大噓庠序士既慕義呈請旌揚劉師暨
新陽楊師又乞督學桐城張夫子鴻篇爲之記并請金壇
翰林王吏部精楷以勒諸石不朽之業行著千秋矣余小
子特瑣述其緣起以誌吾叔念念原本前人云

贊

龔安節野古集贊

明吳瑞

今有人言使先生服章縫也則夫詩中之激烈皆化而爲
臣子之衷赤又有人言使先生任民社也則夫詩中之感
慨皆化而爲黎庶之膏澤斯二者徒得其紙上之粗迹而
未足以究其中之底極嗚呼安得晉徵士六字之史筆以
發揮先生之不可易者乎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自題像贊

葉盛

身過裴度人猶以爲瘦年齊崔湜人猶以爲幼彼則云云
我方戒驟其所願者君之聖其所樂者親之壽乾乾焉學
之不充凜凜乎道之未究蓋吾將有事於厥躬而何容心
於貴富也

三貞婦贊

有序

柴奇

孔子曰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貞正也常也惟正則可常
故曰一崑山三貞婦李以節薛以烈黃以孝皆正常之道
王化之始可以勸矣予並爲之贊俾觀者有所興起焉
二十而嬪再葍而孀脫死於室摧肝裂腸危難靡二禮義
是防聖祖有詔百世其光

右節

累夫者法累身者容夫命叵測孰汙於兇長練高經以死
自從百鍊之剛孰犯其鋒

右烈

姑病阡危婦身莫救肉糜潛進旣起而仆孝誠格天方以
夢授九掖而起弗苦弗疚

右孝

景烈婦贊

朱集璜

天地日月夫婦所比一與同牢盟生及死大義苟蒙進退
徒倚烈者當之風雷曷俟於鑠景媛人綱獨峙廟見一年
鵠歌淒耳鵠亦弗歌從死而已堂上宜歎有長則理亦瞻
吾後未亡無子靡牽者心所殉者是夫子信我終維一視
龜勉赴之曰十八爾嗟彼食祿蠕蠕諾唯匹婦所執發不
可止神鬼側立河山氣瀰以告來人民彝如此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顧瑞屏宗伯贊

本朝 朱用純

吾鄉宗伯顧公天資忠孝大節凜然而習見公者幾幾以
謹厚失之蓋公爲人恂恂嘗若不足與人居終莫見其憤
言怒色以是謂風裁凜厲若非公所優者而不知公之生
平其所表見皆發於嚴氣正性而裨益於綱紀教化特不
矯激以爲名耳方公在太學卽與太學諸生同訟劉侍御
寃上書相國其忠直敢言之槩已見於此已而登朝歷仕
一則以發策校士極言瑞禍而見逐於熹廟之時再則以
典禮不阿一予一奪忤權要旨而被劾於南都再建公固
立朝之日少而侍養之日多然且不容於世往往見廢彼
寢嘿抑心務爲卑與慤謹者固如是哉不幸國祚傾覆公

間關入閩上書進策冀可有爲又守先公之喪不欲以危
急廢禮待以相位不就僑居溫州而禍生於莫測公之亡
也卒以疾邪之故嗚呼此天下義士所以含痛而於公之
忠孝尤爲垂光天壤者也用純拜公畫像作贊以遺公季
子鰲其詞曰顯允宗伯抑抑令儀若趙文子退不勝衣及
其守正不容宵小行父有云鷹鷂逐鳥維公之學曰孝與
忠天篤降喪大節彌融奮身而南豈必成事收合餘燼亦
曰臣志執喪有待忽焉告終事不一爲以此負恫兇豎嫉
公能爲身害不能使公名不百代甌江怒激義士石聲延
祠致慕信國連薨維祠在溫不能謁之我瞻遺像公則在
斯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徐立齋相國贊

潘 耒

吳江

泰山巖巖公之氣象洪河浩浩公之德量冰壺不足方其
皎潔金莖無以踰其直諒懷澄清天下之心負弘濟蒼生
之望畫笏而臺閣風清垂紳而班行氣壯宜乎黼黻升平
爲時名相何乃神游溪壑之中心寄江湖之上弄月吟風
蕭然自放豈慕寂耽閒與斯世而相忘噫惟其視榮利如
土芥視軒冕如埃塵可舒可卷可屈可伸故能傑然於萬
物之上以直道而操身宋璟韓休吾不得而見矣其惟公
乎古之大臣

雜題書後

書李樂菴語錄後

明 鄭文康

樂菴先生語錄五卷門人龔昱立道集其師李衡彥平之言也昱殿中侍御史識之曾孫安貧樂道鄉人稱爲龔山長云愚按崑山舊志載衡所著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撮要樂菴文集和寒山拾得詩總若干卷行於世噫未三百年今皆不可見矣獨幸此書抄本尙存使吾崑後生小子畧可考見先生之正學直道非俗儒備臣比也先生江都人初布衣流落吾崑王葆彥光見而異焉以女弟歸之後致仕舍江都而就崑山豈以婦家之故歟今縣之通閘橋東有尼僧菴云是前元邵萬戶捨宅爲菴平正修廣右有小巷深不百步題曰李侍御巷又豈萬戶宅先卽先生所居歟又按至正廿三年知崑山州事高昌傑侯侯溪斯因州崑山新陽合志

人袁華殷奎言先生與王御史葆劉龍洲過皆宋豪傑上皆有言行其墓近皆廢壞宜用修復侯乃一一追訪舊蹟而封表之當時若會稽楊維禎諸公皆有詩文以紀盛事明年州人管善又割常稔田三十五畝歲入租廿有五石籍而隸之學宮以供時祭之費三公墓之所在見於殷奎所撰墓田記甚詳記曰王先生字彥光墓在南郭新漕里李先生字彥平號樂菴墓在州治南六里圓明村劉先生字改之墓在馬鞍山東齋其記如此今先生之墓漫不可尋矣余童時聞圓明古墓多被人所發有得槨中金銀珠玉者未久其群小多惡死比年有一石槨露出當道未斷壞去槨不遠有一菴屢嘗邀其鄉長往視之覓土中志石

考其爲誰重與封蓋是亦陰隲之一事鄉長未暇也此事雖夙夜不忘自念才力薄弱無以爲計時有才力爲之有餘者獨肯爲彼不肯爲此以先生之言不入其耳先生之行不合其心故耳萬一冀得如僕侯者告之今茲尙未有遇也新漕之墓尤不忍言其地久爲燔屍壇半被居民屋其上志石頗巨發而磨其刻賣之今復爲任姓者墓志龍洲墓雖迷失故兆有石表有祠堂騷人墨客往往攜酒上塚讀其碑文何獨二公具有丈夫子具有科第官位顧若是之斬耶嗚呼若此之類不可盡究也余得此書於鈍菴買紙親手錄之謹附區區懷抱於書尾深有待於今之僕侯與好事君子焉耳

題虹月樓卷

顧潛

朱氏虹月樓作於前元迄今二百載巋然猶存吾崑之靈光也惟昔君璧甫旣以善畫重當世又嘗經鐵崖海粟二公品藻故樓之名久而彌章近歲其二裔孫翼軫畫山水人物並精好可玩箕裘之承信有自哉樓已爲他子孫鬻於隣家而翼輩有志無力未遂光復不知其隣尙能存之備邑中故事否翼字拱辰躬耕嗜學親賢樂善近游金陵諸縉紳多與之交蓋其志行卓卓所可重者非特畫品而已正德丁丑秋九月旣望書

書斯文會圖後

張棟

嘗憶兒時先府君樂立先生手一簡示不令兄弟曰此而

曾大父諸君子弔古會約也風流醞藉先哲典型於今遠矣不令兄弟跪受而卒業焉約凡數則大都謂古人會必有名如耆英率真之類吾崑前輩元舊有斯文會斯文之義大不易當今更爲弔古邑中先賢祠墓歲一謁奠雖冥漠不必有知而冠裳萃止耳目一新脫有廢缺衆共修補使樵牧無敢侵伐華表不致荒蕪是爲會中第一事會弔之日仍分韻賦詩以表懷賢之意久而成編用存邑之故典邇其時當在嘉靖辛卯壬辰間後乃墜軼迄於今雅道日淪卽諸君子之後亦未必知先世之有此盛舉已睢陽朱氏遠自季寧公徙居崑山而三丈夫子並著名字士隆以德書士栗以節行士常以博學施及日南先生清修隱崑山新陽合志

著述目附

隋張冲 論語義疏二卷 論語旨義十二卷 春秋

左氏義畧三十卷 喪服義三卷 孝經義

十卷 前漢書音義十二卷

唐張鎰 五經微旨十四卷 孟子音義三卷 三禮

圖九卷

宋龔宗元 虎邱居士遺稿十卷

孫載 易釋解五卷 文集五十卷

龔况 起隱集三十卷 程子

王葆 春秋集傳十五卷 春秋講義三卷

王綯 論語解二十卷 孝經解五卷 羣史編入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奎

十卷 內典實錄一百卷 奏議二十卷

內外制四十卷 進讀事實五卷

邾亶 吳中水利書四卷

邊惇德 脂韋子五十卷

范成大 吳郡志五十卷 桂海虞衡志二卷 攬轡

錄一卷 吳船錄一卷 驂鸞錄一卷 石

湖居士文集 石湖別集二十九卷 石湖

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 松江續集

馬先覺 少伊慙筆

范之柔 墨莊詩集十卷

范良遂 次卿詩集十卷

吳仁傑

古易十二卷

易圖說三卷

尚書洪範辨

圖一卷

禮記解

樂舞新書二卷

廟制

罪言二卷

禘祫綿葛書三卷

郊祀贅說

二卷

離騷草木疏四卷

鹽鐵論丙丁二

卷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

陶靖節杜子美

年譜二卷

龔明之

中吳紀聞三卷

衛涇

後樂集五十卷

李衡

易說

語孟說

春秋釋例集說

樂菴文

集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

樂菴遺書五

卷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畜

龔昱

樂閒先生格言

樂菴語錄

崑山雜詠四

卷

陳振

止安集十八卷

敖陶孫

詩評一卷

敖臞菴集

王圭

靜觀文集十卷

凌萬頃

玉峯志

楊應龍

性齋知見錄三十卷

性齋詩稿

衛湜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劉必成

二分詩藁

元干文傳

春秋讞義十二卷

仁里漫稿

朱德潤

古玉圖一卷

存復齋集十卷

吳肅 來鶴亭藁 番禺稿 竹州稿 歸田稿

余日強 尚書補註 淵默叟集

瞿智 睿夫集

姚文煥 野航亭稿

秦玉 詩經纂例 大學中庸標說 三朝摘要

齋居漫稿

郭翼 林外野言八卷

顧德輝 玉山璞稿二卷 玉山草堂集八卷

盧觀 易集圖 詩集說 草翠軒集

范國雋 詣洛集

盛德瑞 易辨五卷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五

馬磨 醉漁草堂淞南漁唱集

文質 學古集

李季高 蓉月集

鄭東 聯璧集十四卷

余志善 菊逸集

衛培 過耳集十卷

明秦約 節孝錄 詩話舊聞 崇明志 樵史補遺

樵海漫稿

袁華 耕學齋集十二卷

盧熊 說文字原章句 鹿城隱書 孔顏氏世系

譜二卷 兗州志 清溪集 石門集 蓬

蝸集 幽憂集 蘇州府志五十卷 吳郡

廣記五十卷

朱吉 五齋集詩纂 三畏齋稿四卷

殷奎 道學統緒圖一卷 渭城寤語 家祭儀

關陝圖經 咸陽志 法寶志一卷 關中

名勝集 婁曲叢稿 支離稿 崑山志八

卷

易恒 陶情集六卷

王彝 三近齋稿 螭雌子集

陳則 紫菊翁集

林鍾 松谷集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矣

盧儒 重齋稿

史謹 獨醉亭詩集

張恕 啜醪稿

范從文 小學章詁 復齋集 宗牒補遺

沈丙 白雲集

龔詡 野古集二卷

丁晉 樵雲集

范能 淞南集

王資 瑞菊堂集 易齋集

蔣明 文公小學注 崑山志

王履 醫統一百卷 溯洄集

沈真 傷寒會通

呂誠 來鶴軒集

王永和 梧竹集

葛哲 保嬰集

衛靖 公餘清興集

費信 星槎勝覽

沈愚 懷賢錄

為劉改之墓作

質籟集二十卷

吳歛集五

卷

沈魯 坐道論二卷

經制權畧三卷

人倫師表

老成集

元谷集

薄遊草

靈巖稿

金陵集句

古風集句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七

沈鯉 六書賦二十四卷

沈訥 兔園遺冊 下里餘音

朱夏 勉齋集

周元學 通奉府君遺稿

龔理 最美集六十卷

張和 篠菴集十卷

張穆 勿齋集二十卷

葉盛 水東日記三十八卷 宣鎮諸序一卷 開

封紀行集 秋臺詩話一卷 西垣奏草九

卷 兩廣奏草十六卷 上谷奏草八卷

邊奏存稿七卷 水東文稿二卷 水東詩

稿二卷

陳璉 琴軒集三十卷

陸欽 病逸漫記一卷 春雨堂稿三十卷 賢識

錄一卷

孫瓊 鹿城遺稿

馮欽 晉齋稿

李昊 坦拙稿十卷 謫居集四卷

鄭文康 平橋漫錄一卷 平橋稿十八卷

張泰 滄洲集

吳瑞 溪西集 宦游稿 居閒稿

陸容 式齋稿 式齋封事 乙戌稿 菽園雜記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六

太倉州志 水利集

虞震 常春稿 江河小稿 樗菴暇稿 旅寓雜

鈔

虞臣 竹西奏草三卷 丙辰奏草二卷 述古錄

八卷 竹西亭稿 竹西回文

盧志 脈家奧學 醫學百問辨 增定醫學綱目

沈本初 婁曲山人集

顧恂 永思錄 鰲峯稿

張安甫 天方集二十卷

黃雲 丹巖集

朱希周 明倫大典二十四卷 恭靖公集

秦 璣 廷賢集

屈 昉 寓菴集

沈 璵 稽古錄 釋奠儀 崑岡文稿

孫 俊 南溪草堂集

周 倫 西臺紀聞二卷 醫略四卷 康僖公奏議

二卷 貞菴漫稿十二卷 詩集八卷

毛 澄 大禮奏議

顧 潛 讀史新知 林下紀聞 湖堧醉韻 惇史

夢林 稽古治要 崑山志 靜觀堂集

十四卷 玉峰文獻錄

魏 校 春秋經世書二卷 周禮沿革傳六卷 周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九

禮義疏 大學指歸一卷 古文一卷 官

職會通二卷 體仁說一卷 門下質疑十

卷 莊渠語錄 郊祀論 六書精蘊六卷

音釋一卷 經史漢策一卷 莊渠全書

十卷 莊渠文錄十六卷 遺書十卷

張 寬 歸閒集

顧鼎臣 洪範講章一卷 文康奏議一卷 文康公

集二十四卷

周 廣 玉巖集九卷

方 鵬 續治心要語一卷 續觀感錄十二卷 紀

元要覽 責備餘談 矯亭集十八卷 續

集八卷 崑山人物志十卷

方鳳 改亭奏草一卷 改亭存稿十卷 續稟六卷

周震 正德南巡錄一卷 西臺奏議 半塘稟

柴奇 徽菴遺稿十一卷

周鳳鳴 西曹弼教錄 職方奏議 東田集二卷

周恭 西浜叢語四卷 醫效日鈔四卷 事親須

知五十卷 醫統續編五十卷 醫史 卜

史 枕流集 樵玉稟十卷

顧濟 諫垣疏一卷

王同祖 天元六符圖經 五龍山人集六十卷 東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七

南水利通考 崑山縣續志八卷

張羽 東田集二卷

陸鰲 易說二卷 駢枝錄

顧夢圭 流贅錄十一卷 入蜀稟二卷 北海集

齊梁集 武平集 還山集

王應電 周禮傳十卷 周禮翼傳二卷 周禮圖說

二卷 學周禮法一卷 非周禮辨一卷

冬官補一卷 五經繹 同文備考九卷

書法指南一卷 翻楷舉要一卷 字聲定

母一卷 經傳正譌一卷 音韻會通一卷

韻要粗識四卷 天文會通一卷 治地

事宜 八陣握機圖說一卷

梁鳴鸞 讀史箋見四十卷

秦 鰲 兵垣奏疏

張 情 公餘寄拙稿 少峰文集三卷 詩集二卷

張 意 日涉園稿四卷

陳 儒 宗道集進士

張廷臣 玉山草堂集 國朝文纂

吳中英 東臯集

周復俊 玉峯詩纂六卷 東吳名賢紀八卷 元史

弼違 太倉文略 涇林襍記 馬鞍山志

太僕集十六卷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七

鄭若曾 江南經畧八卷 籌海圖編三十卷 萬里

海防圖論二卷 武林志 八閩通志八十

七卷 日本圖纂一卷

柴 秩 西湖吏隱稿 怡顏堂集

秦 雲 荆南行稿 史記節畧

周 詩 素問箋 虛巖山人集六卷

潘德元 京兆集

王 綸 節烈編 崑山襍咏 崑山倡和集

王 億 養心錄 讀書要語集三卷

俞允文 名賢詩評十二卷 仲蔚集二十四卷

梁辰魚 江東廿一史彈詞一卷 江東白苧二卷

周瑞 銀峯玉峯集

陸郊 子野集

周後叔 楚游篇 越中稟

鄭若庸 類雋一千卷 鄭虛舟尺牘二卷 市隱園

文紀三卷 蝓蟻集

歸有光 震川先生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三吳水

利錄四卷 馬政志一卷 壬午功臣記一

卷

顧章志 船政疏一卷

王逢年 文統一百卷 天祿閣外史八卷 偽托黃憲錄

海岱集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圭

顧懋宏 炳燭軒詩五卷

顧天堦 違筭集四卷

王伯稠 白虹集二十卷

夏暉 星溪雜誌 城南倡和集 越游集

張應文 羅鍾齋蘭譜二卷 國香集一卷 清秘藏

二卷 巢居小橐一卷

張應武 文起齋集六卷 三吳水利論三篇

張應忠 謝墩集

張士淪 國朝文纂五十卷 張心父集二十卷

張棟 可菴奏疏六卷 可菴集

張文 滬池集

顧紹芳 寶庵集十二卷

顧紹芾 夢庵集十卷

周元暉 涇林續記

傅 遜 左氏屬事二十卷 左氏註辨誤二卷

顧天叙 五雲洞集 法言類編

陸夢履 左胡纂 世說補八卷 燕臺類稿 萃和

堂稿

王臨亨 王氏三訓 粵劍編四卷 三錫孫

顧天竣 顧太史集八卷 燬餘稿

歸子慕 清遠集 陶庵集四卷

王志堅 讀史商語四卷 研北瑣言一冊 古文灑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三

編二十卷 古文瀆編三十卷 四六法海

十二卷 名句文身表異錄二十卷 香巖

詩草 河渚集 崑山人物畧 蘇州府志

橐十四冊

王志長 毛詩刪翼二十卷 周禮註疏刪翼二十卷

儀禮註疏刪翼十七卷 史表二十卷

學史續 賢奕瑣詞

王志慶 讀史日錄四卷 史疑 史斷 史釋 同

姓名錄 慎爾堂稿 丙園詩文稿

顧同應 葯房秋嘯集

馬玉麟 靜觀堂集二十八卷

張振德 晏山吏牘一卷 烈愍公全集四卷

顧錫疇 尚書講意 天文易學 正史約 古學彙

纂 廸吉錄 典禮奏疏 握日草 文滙

稿

周世昌 崑山志

張大復 廣皇輿考十二卷 聞鴈齋筆談 聞鴈齋

稿 梅花草堂集 崑山人物傳十卷

蔡懋德 理學管見 撫晉疏草

王 燾 江臯集

葉重華 舊存近存二稿

葉國華 繭園詩文彙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七

朱天麟 道統錄 治統錄 天文圖度辨 六韜纂

述 曾子孝銓 一絃草 七觀齋集

歸昌世 假菴詩草十卷

顧咸正 棄庵集

顧咸建 自訟錄 救荒答問

朱集璜 觀復堂稿

陸世塗 餘事草

胡甲桂 存遠齋集

王煥如 吳中水利全書 吳縣志 蘇州府志稿

蘇州府學志 聖恩寺志

陶 琰 仁節遺稿八卷

本朝

顧炎武

亭林詩文集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九經

誤字一卷

石經考一卷

音學五書二十

九卷

吳才老韻補正二卷

二十一史年

表十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

歷代宅京記

十九陵圖志六卷

萬歲山考一卷

肇

域記

岱嶽記

北平古今記

建康古今

記

營平二州史事六卷

弗錄十五卷

詩律蒙告一卷

救文格論

下學指南

當務書六卷

菰中隨筆

官田始末考一

卷

京東考古錄一卷

山東考古錄一卷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書

熹廟諒闇記一卷

誦觚十事一卷

日

知錄三十二卷

補遺四卷

朱用純

刪補易經蒙引

四書講義

困勉錄

愧

訥集

歸 莊

懸弓集三十卷

葛雲芝

客膝襍錄六卷

卧龍山人集十四卷

曹夢元

殉難錄十卷

方南龍

輯錄詩錄圖譜

竹居詩稿

來玉堂詞稿

朱汝礪

詩劄十卷

禮辨十四卷

奚 濤

肆閒堂詩草

傷快閣草

張 紀

概庵集

龔賢 詩遇 半畝園詩草

邛鍾仁 勗庵稿

梁逸 紅葉村稿六卷

徐開任 明名臣言行錄九十五卷 愚谷詩稿 六

經通論

葉奕苞 經鋤堂集 續花間集

吳其流 文集二卷

呼谷 屋漏集 葵園文稿

葉方恒 全河備考 河防要略

葉方藹 獨賞集 文敏公集

李可沂 花聚菴詩稿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美

徐與喬 經史初學辨體 山陽草堂文集二十卷

吳受 撫膺錄 圍爐詩話六卷 舒拂集 史論

盛符升 江左興革事宜略四卷 誠齋詩集八卷

徐乾學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 大清一統志藁

傳是樓書目 愔園文集二十四卷 外集

四卷 詩集十卷

徐秉義 恭迎 大駕記一卷 培林堂集二十卷

明末忠烈紀實十八卷 經學試餘六卷

徐元文 明史稿二十二卷 含經堂集三十卷

蔡方炳 歷朝經濟錄 廣治平略 四書釋 修齊

錄 正學矩 息園新本 墨淚集 秋尋

集 願學齋稿 未尊集 編年詩

徐 炯 歐陽五代史注 李義山文集箋注十卷

王喆生 懿言日錄 素巖文彙

葉均禧 崑山人物傳七卷

朱 謹 中庸本旨 古詩解 陶詩述解 雪鴻集

馬鞍山志

王 汲 六書勺十卷

徐昂發 畏壘筆記 畏壘山人詩集 乙未亭詩集

六卷

顧世蓀 偶存稿 西行偶筆詩

陳 筠 含翠軒詩集

崑山新陽合志 卷三十六 藝文 七

劉 嶠 碧山詩稿

徐世溶 四書集義

孫大登 水南漫稿六卷

顧 易 律陶讀陶譜陶六卷 朱子家訓演證四卷

高士百傳咏四卷 自治錄二卷

周同谷 鶴臞詩草 霜猿集四卷

唐德宜 崑新志稿十六卷

朱厚章 多師集四卷

崑山新陽合志卷第三十六終